

福寿

金文丛考

郭沫若全集

考古编
第五卷

科学出版社

二〇〇二年·北京

第五卷说明

《金文丛考》初版本一九三二年由日本文求堂书店影印，凡四卷，收论文十一篇。一九五二年作者曾修订、改编，将初版本和日本文求堂一九三二年出版的《金文余释之余》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《古代铭刻汇考》、一九三四年出版的《古代铭刻汇考续编》中有关金文的部分合为一书，并增写《重印弁言》。一九五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编入本卷时，我们作了校勘、注释。为保存郭老手迹，原书中对某些文字的写法，作者生前未作校改，影印时一仍其旧。

第五卷目录

重印弁言	5
目次	15
金文丛考	23
金文韵读补遗	275
金文余释	323
金文余释之余	433
器铭考释	533
金文续考	757

一九五二年改編

△汪文藝

郭沫若著



重印弁言

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了挫折，我以翌年二月潛赴日本，住在東京附近的一個村落裏，不久便開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。為了蒐集第一手資料起見，對於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兩代的青銅器銘文也就不得不進行研究。

這兩種資料，在性質上是相近的，但在可以利用的範圍和程度上卻大有不同。甲骨文限於殷代，金文則多屬於西周，其屬於殷代者，大半極其

簡章，每條一二個形文字，鋪長正數十字者為不及
一打。甲骨文出土於安陽，業經科學的發掘，蓋已
有相當周密的整理，作為史料是可以放心使用的。
而古文則自北宋以來，零星出土，出土情況多已派
沒，儲蓄甚多，千餘年來雖有不少著錄，而說系未能建
立，作為史料遂有不少的困難。因此，我在繼續研究
古文的途中，便把重要集中到東西二周，把傳世
相當重要的古文辭，依時代與國別編序以一定的
條貫。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的兩周古文辭大系就是
這項研究的結穴。

大系出版後，曾加以整理和補充，一九三四年乃成兩系文字與古系圖錄及考釋。圖係考系圖一部分，器物的圖案，以便由花紋形式以推定年代。錄係原點線家的拓本或古刻本。考釋六較初版詳審，初版今已作廢。圖錄及考釋不久即將重印，在令天看來，依舊不失為一部比較良好方便的工具書。想研究周代文字的人是不能離開它的，想研究中國古代的人同樣是不能離開它的。

在大系之外，關於古文的研究，我還看過一些零散的著述，一九三二年五月曾集成為古文叢考，其秋

殷墟文錄釋之錄，一九三三年秋成古代銘刻彙考，翌年春成古代銘刻彙考續編。後二書中均包含有文字研究的部分。這些書，在二十年前，都曾在後在日軍東京印行。所印冊數與多，每種只有五百部，輸入國內者為數必更少。閱坊間傳為奇貨，治史者頗感不便。朋友們因有重印的要求，我便趁這個機會作了一番整理。

這兒所呈獻出的文字叢考是把原有的文字叢考、古文彙釋、錄、古代銘刻彙考和續編中的金文部分匯集起來的，略有些刪改和補充。這是在骨

幹上七世仍舊。之出而存因是二十年来没有什么新著的史物出土，因而我的見解也還沒有多大的改變和補充。這部書和周書文獻大系是姊妹篇，它們是相輔相成的。史嚴於一區說時，應該是大系為主，史考為輔。

從周代文字的研索中，除文辭與文字的考釋之外，在史實上也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認識的。其首要者，如西周及春秋時代頗有關於奴隸制的資料，為舊有文獻所缺佚，足以定歷史階級，而舊有文獻的真偽與時代性，在此^也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尺度。例如天地

乾坤之對立，不義道德之並舉，八卦五行之運說九州五服之劃分，在《國全文辭》中均了無痕跡。由此可考託古改制能找到確鑿的根據，也了為封建思想之謬系找到初期的胚胎。這些收穫，我在本書和其它的述作中已屢次提到，在此不必縷述。

但在這里，我想附帶着敘述兩件我自己的心理過程：一件是我所懷抱的挑戰的意識，另一件是我所冒犯的沉溺的危險。

我要向誰挑戰呢？我準備向搞舊學問的人挑戰，特別是趨向標榜「整理國故」的胡適之流。

排斥。從前搞古籍學問的舊人，自視甚高，他們以為自己所搞的一套是「國粹」，年青一代的人不肯搞了，因此以裂冠毀裳、道盡文敝為慨嘆。因此就想搞一點成績出來給他們看看。結果證明：所謂「國粹」先生們其實大多是偽古董。除了道貌岸然，而對於古代文物大多全在門外。

胡適之流，代表買辦階級的所謂「學者們」，在青年情況更自不可一世。胡適曾大言不慚地這樣說過：今年（一九三六年）美國大選時，共和黨提出格洛諾蘭登來打羅斯福——有人說：你不能拿沒有人來打有人。

我們對於左派也可以說：你不得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。只要我們有東西，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。這位標準的買辦學者，你看他是怎樣盲目而熱切！因此我就準備拿與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來打這個狂妄的家伙。結果呢？我們今天也已經看得很清楚：黃那自稱「有東西」的家伙，竟有的是什麼東西了！

但我也冒犯了相當大的危險。一個人陷在日寇更拖着一家六口，生活的壓迫，有時候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。搞舊東西在日本既有市場，也不免

藉此以覓取有限的生活資料。舊東西也是有的，
的麻醉性的，愈深入便愈易沉淪。在當年就曾
有朋友為我執心是正却失望，以為我會「玩物
喪志」。我自己也感覺着有這樣的危險，覺得愈
搞愈瑣碎，陷入了技術性的問題，而耽擱着預定
的目標。這傾向，在這部叢書中便可以看出。特別
是「金文叢考」標題葉的背面，用古文字題了這
樣的短句，是相當感傷的：

大夫去楚，香草美人。

公子囚秦，詭難孤憤。

我溝其厄，媿無其文。

爰將金玉，自勵堅貞。

是時代拯救了我，是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人
民革命拯救了我，使我脱离了沉溺的危境，而没
有遭遇到滅頂之災。

在今天說來，這樣的危險是消滅了。整個社會
洋溢着積極進取的創造精神，語云「蓬生麻中，
不扶自直」，人們可以有所恃而深入虎穴，亦有所
恃而必得虎子。本書之敢於重版問世，即以此故。

一九五二年十月廿七日記於北京。